

永樂大典



永乐大典

* 第一卷 *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陈博飞

永乐大典_{精华} (1—5 卷)

主编：郑福田等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呼和浩特市大学西路1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飞达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16 印张：241 字数：4500千字

1998年5月第1版 1998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册

ISBN 7-81015-815-5/I·90

定价：880.00元

《永乐大典》编委会

主 编：郑福田 杨效春 张凌霄 张 昱
编 委：王槐茂 索俊才 郑 平 刘玉泉
特木钦 马国军 胡 峰 杨晨波
托 娅 韩子钊 赵 坚 李欢喜
王亚梅 曹瑞云 卢宇苗 高金柱
赵彩娟 刘国刚 蔡昌明 张孟和
路 虹 任晓燕 高 飞 郭得刚
武俊明 吴秀华 张凤杰 宋叔阳
张 春 郝埃诚 张静红 李 波
赵志凌 雷广臻 段晓峰 王 泽
刘永良 施文青 冯 强 赵喜儒
李剑冲 石海光 钟 华 李 芝
李立军 宝力达 张蒙侠 杨飞云

总 策 划：寰宇文化

版式设计：郑 雪

序

距今五百五十六年前，明永乐元年（公元一四〇三年），明成祖朱棣命翰林学士解缙等纂修一部类书。他在诏谕中，希望类书的规模宏大，要将「凡书契以来经史子集百家之书，至于天文、地理、阴阳、医学、卜筮、道、技、艺之言，无不备载」，毋感浩繁，这是一个宏伟的企图。

解缙等接受了这个使命，在第二年便召集成书之士，曾赐名为《文渊大成》。这样短期的急就章，是否中疑问，是不妨宏阔的。明成祖认为该书心同，未能符合他的原意，因此不久即加派方孝孺而姚广孝等为监修，动员儒臣之士参加编校，亲笔圈点工作凡三千人，辑入古今图书七、八百种，其中包括经、史、子、集、释、

苑、道、儒、释、道、法、工、技、艺术等，蒐罗颇为宏富。永乐六年（公元一四〇八年）冬，书告成，共二百二十四卷。外加凡例和目录六十卷，装订成一万一千零九十五册，定名为《永乐大典》。

原书在修纂之初，曾订凡例二十一條。其书体例係以《洪武正韵》为纲，按韵分列单字。每一单字下详注音韵训释，仿系篆隸楷草四种字体，依韵附列天文、地理、人事、名物，以正奇文异见，讨论词曲，随类收载，正以凡例为定，「用韵以统字，用字以系事」。所辑在书籍，一字不易，悉照原书整部，丝毫或整或零，个别编入。其书在他的御製序文中曾说「集四库之书，及購天下遗籍，上自古初，迄於南世，旁搜博采，累朝群书，著为典故」，「确非誇大之辭」。

明成祖命修《永乐大典》，其用意固在籠
何事而時士大夫，用以鞏固明室統治。然而《大
典》之成，不僅在我國文化史上提供了一部最
早而最大的百科全書，而且在世界文化史中也
是出類拔萃的。

原書編輯糾亂，存在着一定的缺點，如遭受
后人不久即發生譏。但所以集古代重要典籍
而七、八千種之多，且自先秦，下達明初，這在
當時真可以說是「包括宇宙之廣大，統會古今
之異同」。宋元以前的傳文經典，多得難以備
流傳，直到二百五十五年以後，清乾隆三十八年（公元
一七七三年）《纂修四庫全書》時，從《大典》
中輯出佚書五百多種，為書的貢獻自大且無
可否視的。尤其是這些原書，不加改易，因此
從清代《四庫全書》在纂修時任意刪改藉
空疏以刪削，更大有上下床之別了。

《永乐大典》編成後，迄今已逾五百五十年。
在這期間，由於國家經過了艱難曲折的歷
程，而這部最早而最大的百科全書的遭遇，
尤其是令人感慨而憤恨。

原書編成後，原在南京文淵閣。永樂十九年
（公元一四二一年），北京皇宮落成，文淵閣藏書
大部分北遷。《永乐大典》亦被遷移，貯在子
文榜。嘉靖三十六年（公元一五五七年）宮內
天門、三殿和午門被火，《大典》得搶救免于焚
毀。其後五年（公元一五六二年），明世宗朱厚熹
恐孤本或遭意外，命閣臣孫階、侍郎高拱
等督飭儒士一百零九人專寫副本一部，
陸續五年，正隆慶元年（公元一五六七年）始
告完成。從此正本與副本分藏于文淵閣與皇
史宬。明亡之際，文淵閣被焚，正本亦解而散
于此。副本傳于清代，不被重視，雍正年間

重由皇史宬移藏翰林院。乾隆年間纂修

《四庫全書》時，已缺二千餘卷。嗣以清政府

敗，官吏盜竊，又頗散失。光緒二十六年（公元

一九〇〇年）帝國主義侵略，八國聯軍侵入

北京，古碑破壞，與掠奪《永樂大典》亦遭變

浩劫，一部不被焚毀，亦毀於年主被劫是，

遂往英、美、法、日等國，作為古董販賣，或入

私家度藏，或入博物院，自作珍寶品。清

清代末年，清廷曾收錄存本二十四冊，名爲

師圖古館。清亡后二十餘年中，雖有收錄，

但因日本帝國主義發動侵華戰爭，有六十

冊，爲存于美國，至今尚未收回。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永樂大典》原

本已被收集到二百一十五冊，此中蘇俄贈送

廿六十四冊，德意志民主共和國贈送者每

國四冊，蘇聯家捐助廿二十三冊，其餘北京

圖書館。

中華書局現據北京國之館所藏原本和複

製本，及最近向國內外公私各方借中本十

六卷，合共七百三十卷，影印出版。此卷數

雖僅及原書全部百分之三強，但據不完之估

計，原書現存于世者約近八百卷，以此爲所

影印者，已達百分之九十以上。

影印本中仍保留有百分之十已散佚的珍貴材

料，可供學術界科學研究的參考。

《永樂大典》對本館的影印出版顯示了我國

對古史文獻的重視。這亦有在社會主義制度

下，的天才發揮的。我們所以設想：在明版

本編成時，設法付刊印，不因「工費浩繁

而廢」，別能遺棄子之文，損失古史不爲中華

大。然而這樣的大業，長期待于封建時代的

帝王是難以做到的。清代《四庫全書》不

也只是抄寫了七部而已嗎？希臘的真寶固
意不在富強文化，而是在裝飾太平。我們
今天對封建帝王們不必作過高的要求，也必不
作過多的責備，但對於希臘真寶的浩天罪行，
則不能不表示切齒痛恨。我國的文化遺產被
希臘主義者摧毀殆盡，這絕不僅限於《水滸
大典》，而《水滸大典》的影印出版也正為希臘
主義者的浩天罪行，提供永不磨滅的鐵
證。

同時和希臘主義者的罪行相對照，我們借本
書的出版，更可以認識到以蘇俄為首的兄
弟國家對我國的國際主義的深層反
誼。只有社會主義國家才能認真發揚先
人的文化遺產，並尊重別的民族和國家
的文化成果。社會主義制度是為人類共同
的福祉，我們堅信，在不大的長遠的時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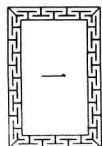
對於中華的《水滸大典》現存本，一定可以補
印齊全，和全世界的讀者見面。這是學術
界的殷切期待，我們願與全世界上愛好和平
正義、維護人類文化的朋友們共同努力。

一九五九年八月三十一日

郭沫若

《永乐大典》编纂重录散佚始末

- 洪武二十一年（1388） 中书庶吉士解缙见明太祖喜欢阅读《说苑》与《韵府群玉》，提出愿集一二志士儒英，修纂一部新的类书。未果。
- 洪武三十一年（1398） 明太祖命令侍读唐愚士蒐集经史百家之言，欲编一部《类要》。未果。
- 永乐元年（1403） 七月间，新夺得帝位的明成祖命解缙、胡广、胡俨、杨士奇等负责编纂一部大型类书，并钦定了编辑宗旨，解缙等召集 147 人，开始编选。
- 永乐二年（1404） 十一月，解缙等编成《文献大成》进上，明成祖认为所纂尚多未备，过于简单。
- 永乐三年（1405） 明成祖命姚广孝、郑赐、刘季篪、谢缙等重新修纂此书。并召集了朝臣文士、四方宿学老儒二千一百六十九人参与编选、校订、绘图、圈点工作。
- 永乐五年（1407） 此书定稿，姚广孝撰表进呈。明成祖亲自撰写序言，并正式定名为《永乐大典》。同时，征集全国各色善书人开始清钞。
- 永乐六年（1408） 是年冬，清钞《大典》完毕。全书 22877 卷，目录六十卷。分装成 10095 册，约三亿七千万字。贮藏在南京文渊阁东阁内。
- 永乐七年（1409） 有人提议刊刻此书，因工费浩繁，未果。
- 永乐十九年（1421） 明成祖迁都北京，《永乐大典》大约同时运到北京，贮藏在文楼。
- 嘉靖三十六年（1557） 宫中发生火灾，邻近文楼有三殿被烧毁。但由于明世宗一夜下了三四道命令，及时保护抢救《永乐大典》，《永乐大典》得以保全。
- 嘉靖四十一年（1562） 是年秋，明世宗决定重录《永乐大典》，任命高拱、瞿景淳为总校官，张居正、林嫌、丁士善、徐时行、吕旻、王希烈、张四维、陶大临、吴可行、马自强担任其事。稍后，吏都、礼都举行了“糊名考试”，遴选出程道南等 109 位善书者。同时，内府御用监调拨了画匠、研光匠、纸匠等匠人，顺天府提供了砚台、水罐、笔墨，惜薪司提供了木炭，光禄寺负责供应酒饭，翰林院支付重录人员月米，有司还特意配备了警卫人员，以备不虞。
- 隆庆元年（1567） 四月，《大典》理录完毕。所录副本与永乐正本格式装帧完全一致。一般称重录本为“嘉靖钞本”或“副本”，贮藏在新建的皇



- 史宬，称永乐间修纂本为“永乐钞本”或正本，仍归藏文楼或文渊阁。
- 万历年间** 南京国子祭酒陆可教建议将《永乐大典》交各省督抚分批刊刻，但因工费浩繁，未果。此时，《永乐大典》应尚为全璧。
- 明清之交** 人们不知，《大典》的所在，因此猜疑它已不复存在。谈迁在《国榷》中说：“万历末，永乐大典不存，抑火失之耶？”顾炎武在《日知录》中说：《大典》已“全部皆佚”。明末宦官刘若愚在《酌中记》中也说：“旧《永乐大典》二部，今又见贮于何处也？”
- 康熙年间** 徐乾学、高士奇等人在皇史宬发现了《永乐大典》嘉靖钞本，但已有残缺。
- 雍正年间** 朝廷把《永乐大典》嘉靖钞本移贮翰林院敬一亭。开三礼书局时，李绂、全祖望曾利用过此书，发现又有残缺。
- 乾隆三十七年（1772）** 朝廷开四库全书馆，因为要从《永乐大典》中钩辑佚书，因而，对《大典》进行了一次彻查，发现已缺佚一千余册，合二千四百二十二卷。当时推测，这缺佚部分可能去向有二，一是可能在徐乾学、王鸿绪、高士奇等人家中，因为，他们三人康熙年间奉旨修书，常在皇史宬翻阅《大典》，于是皇帝特命两江总督高晋、浙江巡抚三宝到这些人家中查问，并讲明《大典》是官物，即使当年拿取，也是无意收藏，只要交出，并不追究，但一本也未找到；二是可能流通在书坊之间，于是，朝廷派人留心查访了书贾坊林之间，仍一无所获。
- 乾隆三十九年（1774）** 四库全书修撰官黄寿龄，私自将六册《大典》带回家中阅读，致使被人偷去。清高宗对此事非常重视，他说：“《永乐大典》为世间未有之书，本不应该将纂修等书携带外出”，命令“查询明白，确实覆奏”。由于步军统领尚书英廉严缉盗贼，更由于《大典》系宫内之物，书店纸铺均不敢收购，偷盗者无法脱手，于是，又将这六册书放回了御河桥边。《大典》失而复得，黄寿龄被罚俸三年。四库馆此后重申纪律，严格禁止携书外出。
- 嘉庆道光年间** 朝廷撰修《全唐文》和《一统志》时均曾利用过《永乐大典》，但缺乏严格的保管制度。《大典》未免亡佚。
- 道光之后** 《永乐大典》被束之高阁，无人过问，于是厄运连连：一是尘封土裹，虫蠹鼠嚼；二是不少官员乘机偷窃，手法“高妙”，仅文廷式一人就盗走一百多本；三是帝国主义分子用每本十两银子的高价暗中收购。《大典》亡佚日多。
- 咸丰十年（1860）** 英法联军侵占北京，烧毁圆明园，肆意掠夺毁坏翰林院中典籍，《永乐大典》在劫难逃，其中英军劫走《大典》最多。
- 光绪元年（1875）** 朝廷重修翰林院衙门，清点《永乐大典》，发现亡佚严重，已不足五千册之数。

编纂重录散佚始末

- 光绪二十年 (1894) 六月间, 翁同龢入翰林院检查《永乐大典》发现只存八百册。
- 光绪二十六年 (1900) 是年六月, 八国联军入侵北京, 翰林院沦为战场。存放《大典》的敬一亭被毁, 《大典》绝大部分被兵火所焚, 其余散落废墟瓦砾中。侵略军竟用它来代替砖石建筑工事、垒造马槽。一些侵略者如翟理斯、威尔等则趁火打劫, 收《大典》据为己有。战后, 译学馆官员刘可毅在侵略者的马槽下拣到数十册《永乐大典》。此后, 《永乐大典》残存本分割散裂在世界各国的图书馆或私人手里, 成为陈列品或商品, 有的甚至出现在旧书店、拍卖行中。
- 1914 年 官吏董康, 携带十七册《永乐大典》东渡日本贩卖, 以牟取暴利。
- 1920 年 叶恭绰从伦敦买回《永乐大典》“戏”字韵一册。
- 1943 年 吴兴嘉业堂所藏四十九册《永乐大典》要出售。东洋文库得讯后, 勾结大连满铁图书馆的松冈洋右合伙购得。东洋文库的前身是英人莫利逊创办的莫利逊文库。早在庚子事变中, 莫利逊便掠得六册《大典》, 莫利逊死后, 东洋文库继承了六册《大典》, 并委托北京等地的书商多方高价购求, 因此, 又陆续购得多册。
- 1948 年 北京解放前夕, 美国通过其在燕京大学的代理人, 从该图书馆取走了所藏的唯一一本《永乐大典》。

出版前言

《永乐大典》是明成祖永乐年间修纂的一部大型百科全书，是当时前所未有的、震烁古今的大制作，称得上群书之王，图籍渊薮。在中国乃至世界文化史上，《永乐大典》具有重要地位，享有崇高声誉，光彩斐然，夺目逼人。

在《永乐大典》之前，我国虽也有不少百科性质的类书，有的也颇具规模，但均无法与《永乐大典》比肩伯仲。相较之下，《永乐大典》有以下几点秀异杰出之处。

一是卷帙浩繁，体格宏大。《永乐大典》全书 22877 卷，目录 60 卷，共 10095 册，约三亿七千万字，具有真正的“皇家气度”、“王者风格”。

二是兼收博采，包罗万有。从数量上看，《永乐大典》收入书籍七八千种，大约相当于此前收书最富的类书五六倍。（唐代《艺文类聚》收书 1431 种，宋代《太平御览》收书 1690 种）；从所收书籍的内容上看，《永乐大典》一改前此官修书籍偏重儒家经典、史传文集的作法，所收书籍范围极大。明成祖在命解缙等编纂《永乐大典》之初，曾交待过一个编纂宗旨，其中明确指出：“凡书契以来经史子集百家之书，至于天文地志阴阳医卜僧道技艺之言，编辑一书，毋厌浩繁。”《永乐大典》的编纂人员，最终也确实实现了这一宗旨。当《大典》修完进呈时，明成祖非常满意，亲自为之撰写了序言。赞扬它：“上自古初，迄于当世，旁搜博采，汇聚群书，著为奥典”。翻阅现存的《永乐大典》，我们发现，每一卷都是一个学问的渊海，每一卷都是一个知识的宝库。

三是编排纂集方法科学。纵观《大典》之前我国古代类书的编排纂集方法，大体有三，一是分类编排，二是按韵编排，三是以数字为序编排。其中以分类编排者为最多。《太平御览》、《册府元龟》皆是按类编排者。这种编排方式，固有什么好处，但往往因类目纷繁，导致材料支离割裂、重见叠出，不易检索。《永乐大典》编纂者们秉承明成祖“采各书所载事物聚之，而统之以韵”的旨意，采用按韵与分类两者相结合的手法，“用韵以统字，用字以系事”，也就是依照《洪武正韵》的韵目，在每韵下分列单字，在每一单字下详注该字音韵、训释和各种字体，然后依次把天文、地理、人事、名物、奇闻异见、诗词曲随字收录。“揭其纲而且毕张，振其始而末具举”，查索者只要“因韵以求字，因字以考事，自源徂流，如射中鹄，开卷无所隐。”人们检索起来，相当方便，真如“探囊取物”一般。

四是对待古籍公正客观，不以己意妄为取舍。《永乐大典》编纂人员，忠于职守，不存偏见，辑录典籍基本上照录原书，“未尝擅减片语。这样一来，不仅保存了一大批古籍，而且保存了所辑书籍的原汁原味。这一点，比起此后清人修纂《四库全书》时，出于政治目的或个人好恶、肆意窜改删削图籍来，真有天渊之别。

出版前言

这里，我们非常愿意说到《永乐大典》的编纂中队伍。毫不夸张地说，修纂《永乐大典》，荟萃了当时全国各方面的优秀人材，当时“天下文艺之英济济乎咸集于京师，”形成了一支组织严密各有专长的精悍的“专家群体。”监修姚广孝、解缙等，均以渊博多才驰名天下；都总裁陈济、总裁胡俨、副总裁曾荣等人也都渊深该博。《书经》副总裁林环、《三礼》副总裁高得旻、释教副总裁释道联、医经副总裁蒋用文、《诗经》副总裁王彦文等，皆是当时难得的专家。此外，说到各学科的专门人才，如滕用享（精六书）、李昌祺（悉民俗）、裴仕杰（擅阴阳）、薛富（通历数）沈永、江奚修（明医道）、释壁庵、释惟寅（谳释藏）等，令人指不胜屈。

五是装帧大方典重，别具一格。全书采用印有朱丝栏的上等白宣纸钞写。每半页八行，大字占一行，小字分成双行。行二十八字。举凡名物器什、山川形势，皆以白描手法绘有图形。所征引书名及圈点，全用朱笔，悦目醒心，版心亦为红色，上鱼尾内标明卷数，下鱼尾内分卷记载页码。册高营造尺一尺五寸六分，宽九寸三分。书面硬裱，用粗黄布连脑包过。每册三十页至五十页不等，以二卷一册者为多，亦有一卷一册或三卷一册者。每册外封左上有一方框，内题“永乐大典”四字，其下用双行小字注明卷数。右上角有一小方格，题该册所属韵目，又低一字注明此册为该韵目第几册。精美绝伦洵为天地间难得之艺术珍品。

当然，《永乐大典》不可能十全十美，也有疏漏舛误之处。但瑕不掩瑜，早有定评。

旧中国社会动荡，分合聚散，升降沉浮，变乱频仍，《永乐大典》也饱经沧桑。它由原来的煌煌巨制，漂零沦落，到新中国成立时，已经散佚罄尽。这散佚过程，典型地反映着封建社会后期中华民族苦难深重的历史，每当回顾它的遭遇，我们都掩泣扼腕，情不能已。

新中国成立后，百废俱兴。《永乐大典》也得到了相应的重视。现在，经百计探访蒐寻，已经查明，《永乐大典》尚存于世者有 810 卷左右。这数字，比起二万余卷来，虽然微不足道，但仍是值得鼓舞庆贺的事。不过《永乐大典》虽得到了保护与重视，但至今却仍深藏在各大图书馆中，未能走向社会，走向平民，未能发挥其巨大的学术价值和实用价值。有鉴于此，我们组织了一批专家学者，对《永乐大典》进行了编选校理，经历几度寒暑，几番波折，终于将这部简体横排新式标点的精华本《永乐大典》奉献至读者面前。我们此刻的心情，颇同于钱中书先生所说：“褚小有怀，绠短汲深，假吾岁月，尚欲赓扬。”

今天，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了“科教兴国”战略，中国的文化事业历块过都，一日千里。我们坚信，我们的国宝《永乐大典》必将在炎黄子孙期待的目光中，揭开其尘封土裹的面纱，带着它古雅独特恢宏壮伟的独特魅力和新时代赋予它的鲜活风格，汇入浩浩荡荡的文化洪流，以其令人叹为观止的丰富内容与饱满智慧，造福华夏，造福人类，创造新的辉煌。

总 目 录

总 目 录

- 永乐大典卷之四百八十五 一东..... (1)
〔原藏海盐张氏〕
- 永乐大典卷之四百八十六 一东..... (11)
〔原藏海盐张氏〕
- 永乐大典卷之四百八十九 一东..... (19)
〔原藏北京图书馆〕
- 永乐大典卷之四百九十 一东..... (24)
〔原藏北京图书馆〕
- 永乐大典卷之五百三十八 一东..... (38)
〔原藏列宁格勒大学东方学系图书馆〕
- 永乐大典卷之五百三十九 一东..... (51)
〔原藏列宁格勒大学东方学系图书馆〕
- 永乐大典卷之五百四十 一东..... (58)
〔原藏列宁格勒大学东方学系图书馆〕
- 永乐大典卷之八百二十一 二支..... (92)
〔原藏江安傅氏〕
- 永乐大典卷之八百二十二 二支..... (109)
〔原藏江安傅氏〕
- 永乐大典卷之八百二十三 二支..... (128)
〔原藏江安傅氏〕
- 永乐大典卷之八百九十五 二支..... (138)
〔1954年6月苏联送还〕

总 目 录

永乐大典之八百九十六	二支	(158)
[1954年6月苏联送还]		
永乐大典卷之八百九十九	二支	(179)
[1954年6月苏联送还]		
永乐大典卷之九百	二支	(206)
[1954年6月苏联送还]		
永乐大典卷之九百一	二支	(229)
[原藏北京图书馆]		
永乐大典卷之九百二	二支	(246)
[原藏北京图书馆]		
永乐大典卷之九百五	二支	(265)
[1954年6月苏联送还]		
永乐大典卷之九百六	二支	(283)
[1954年6月苏联送还]		
永乐大典卷之九百七	二支	(302)
[1954年6月苏联送还]		
永乐大典卷之九百十七	二支	(325)
[1954年6月苏联送还]		
永乐大典卷之九百十八	二支	(336)
[1954年6月苏联送还]		
永乐大典卷之九百二十一	二支	(339)
[原藏来比锡大学图书馆]		
永乐大典卷之九百二十二	二支	(347)
[原藏来比锡大学图书馆]		
永乐大典卷之二千二百六十	六模	(375)
[原藏越南河内远东学院]		
永乐大典卷之二千二百六十三	六模	(419)
[1954年6月苏联送还]		
永乐大典卷之二千二百六十四	六模	(444)
[1954年6月苏联送还]		

总 目 录

永乐大典卷之二千二百六十五 〔1954年6月苏联送还〕	六模	(447)
永乐大典卷之二千三百四十五 〔1954年6月苏联送还〕	六模	(497)
永乐大典卷之二千三百四十六 〔1954年6月苏联送还〕	六模	(527)
永乐大典卷之二千三百九十八 〔原藏富冈铁斋〕	六模	(545)
永乐大典卷之二千三百九十九 〔原藏富冈铁斋〕	六模	(560)
永乐大典卷之二千四百一 〔原藏台湾历史语言研究所〕	六模	(577)
永乐大典卷之二千四百七 〔1954年6月苏联送还〕	六模	(590)
永乐大典卷之二千五百三十五 〔原藏上海东方图书馆〕	七皆	(599)
永乐大典卷之二千五百三十七 〔1954年6月苏联送还〕	七皆	(614)
永乐大典卷之二千五百三十八 〔1954年6月苏联送还〕	七皆	(622)
永乐大典卷之二千六百八 〔原藏日本武田长兵卫〕	七皆	(633)
永乐大典卷之二千六百九 〔原藏日本武田长兵卫〕	七皆	(653)
永乐大典卷之二千八百八 〔原藏北京图书馆〕	八次	(667)
永乐大典卷之二千八百九 〔原藏北京图书馆〕	八次	(685)
永乐大典卷之二千八百十 〔原藏北京图书馆〕	八次	(707)

总 目 录

永乐大典卷之二千八百十一 〔原藏北京图书馆〕	八次.....	(729)
永乐大典卷之二千八百十二 〔原藏北京图书馆〕	八次.....	(753)
永乐大典卷之二千八百十三 〔原藏北京图书馆〕	八次.....	(775)
永乐大典卷之二千九百四十八 〔原藏北京图书馆〕	九真	(793)
永乐大典卷之二千九百四十九 〔原藏北京图书馆〕	九真	(822)
永乐大典卷之二千九百七十二 〔原藏琅琊王氏〕	九真	(868)
永乐大典卷之二千九百七十三 〔原藏琅琊王氏〕	九真	(890)
永乐大典卷之二千九百九十九 〔1954年6月苏联送还〕	九真	(910)
永乐大典卷之三千 〔1954年6月苏联送还〕	九真.....	(945)
永乐大典卷之三千一 〔原藏教育部图书馆〕	九真	(968)
永乐大典卷之三千三 〔原藏北京图书馆〕	九真	(998)
永乐大典卷之三千四 〔原藏北京图书馆〕	九真.....	(1027)
永乐大典卷之三千五 〔1954年6月苏联送还〕	九真.....	(1039)
永乐大典卷之三千六 〔1954年6月苏联送还〕	九真.....	(1061)
永乐大典卷之三千七 〔1954年6月苏联送还〕	九真.....	(1085)